

核心提示

疾病的折磨、贫瘠的生存条件、枯燥单调的生活，都不能抹杀他们对爱的追求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他们相互关心，相拥相守，也有3对夫妻用几十年的时间演绎了真正的爱情。

有坚持，有付出，有爱，有孩子，有将来……面对上天的磨难，他们绽开了幸福的笑容。

■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苏璇



全家福，对于他们而言是种奢侈。相互照顾、生活了半辈子的人，坐在一起留个纪念。还有几人因怯生，早已逃开。



1977年学校毕业后一直陪伴着村里的“老朋友”，李来华说：“此生我不后悔。”

此地禁止恋爱，但我想和你在一起

他们的生死绝恋：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离不弃

麻风村再调查 留观者

湖南数据

1950年到2012年，湖南收治17151例麻风病人，三分之二在湘西、怀化、张家界。

“近十年，每年发现新病人70—100例，2012年发现64例。”省疾控中心皮肤病麻风病防治科科长魏中说。

现症病人443人，都在家里治疗。只有受周围市民歧视严重、孤寡、症状严重者才送往麻风村治疗，所有费用政府买单。

湖南目前有35个麻风村，住村病人共有700多人。

他们多为1950年代—1980年代初入住，80%在60岁以上，均已治愈。但畸形、残疾的患者超过七成，20%生活不能自理。

这35个麻风村分布在：湘西8个、邵阳7个、怀化10个、张家界2个、娄底1个、常德壶瓶山、益阳安化、永州冷水滩和道县、郴州资兴和汝城、株洲炎陵各1个。其中，道县、冷水滩和汝城，村中病患最多。

昔日人多时，驻村的医务人员每个站有十余人。

麻风村的病人，都享受国家城镇（农村）低保、省级财政补贴，两项加起来约为400多元。

他俩“结婚”时，没有婚礼，没有花，没有酒宴，没有戒指，甚至没有红色的结婚证。

这里曾严禁婚恋。但在大山深处，他们还是“偷偷”走到了一起，直面磨难，厮守至今。

“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不管怎样，都不离不弃。”1979年，在麻风村不能谈恋爱、结婚的硬性规定下，34岁的何友心对38岁的彭徐英说出了这辈子的承诺。此后33年，不管面对批斗、病痛、清贫，他们都没放弃。

被批斗的爱情

1963年，18岁的何友心被送进村，每天种点蔬菜，编制木炭篓，赚点小钱。

彭徐英比何友心晚来12年，老公和她离婚后，带着1岁多的女儿离开了。她本已绝望，被送进来后，成天望着茫茫大山，整日沉默。

30岁的何友心对这个沉默的同伴产生了好奇心，每天做工时，总会讲些笑话来博取彭的一丝笑意……4年后，两人偷偷地开始接触……4年后的1979年，两人走到一起。

两人的地下恋情还是被村长、村民发现了。村里规定不能恋爱，一旦发现就要开会批斗，做工不记工分。周祥富说，但当时还是有3对谈爱在一起了，他也找何、彭谈过话，但他俩死活不分开。

那种辛酸何记忆犹新，和别人一起做工，人家记工分，分钱时他却没有分毫。

哭笑声中的新生

1979年的冬天很冷，但何、彭的小屋却温暖如春。得知妻子怀孕那刻，何友心很高兴，之后却眉头紧锁。“平时两个人都只能勉强生活，现在怀崽了，母子俩的营养该怎么办？”

从此，何开始节省，也拼命地编筐筐，种菜，能多卖点钱，换口粮。

“他常吃光饭，我们心里都不好过。”周祥富说，经村民和防治站同意，监管村内水冲式发电的职责就此交给了何友

心。每晚开、关电，月收入只有不到几十元。

1980年7月的那天下午，在村内卫生员的帮助下，彭徐英顺利产下了儿子，抱着儿子的瞬间，35岁的何友心开怀大笑。

家庭有了生气，两口子也伤透了脑筋，该怎么养活这个孩子？靠着勤俭节约、大伙帮助，小何吃着葡萄糖粉，细米粉慢慢长大了。1986年，小何被送往两个姑姑家，接受正规教育。

清贫淡定的坚守

儿子被送走后，何友心和彭徐英两口子回归平淡的生活。

麻风村规定不能谈恋爱，但他们还是坚决地走到了一起。何友心模仿着当年的情景——

“只要一开会，就会批评我们两个。每次我都蹲在地上，低着头埋在膝盖上，捂着耳朵，任他们批。”

留观者说

有多少年迈的父母呕心沥血操劳一生，却不幸瘫痪残疾。有多少瘫痪的病人四处求医，家徒四壁，却依然卧床不起。瘫痪击垮了多少生活的勇气，瘫痪摧毁了多少欢声和笑语。今天，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声音，生命最残酷的结局不是死亡，而是生不如死。瘫痪就是一种让人生不如死的状态。由于家庭贫困、医疗技术落后等原因，绝大多数瘫痪病人只能在静静的等待中痛苦的离开人世。如何能使瘫痪肢体恢复功能，是患者及家属最迫切的愿望。

中风偏瘫 该如何治疗？

株洲铁路老职工黄老太太，老伴自2004年起瘫痪在家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全凭老太太照顾。老太太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偶尔吼上几声，算是对老太太爱的回应吧。旁人都说老头子已经是“植物人”了，没救了，但黄老太太不愿放弃。听说给老头子讲述记忆深处的事，可以刺激大脑，老太太每天都不厌其烦的回忆着在上大学时躲躲藏藏谈恋爱的往事，唯一一张订婚照让老太太相信，植物人是可以苏醒的。半个世纪的爱情，其实平淡才是真，老太太最后的想法，就是能照顾老头子到最后一秒，然后，一起走。听说蒙古有个偏方日敦——乌日勒治疗瘫痪有效果，刚开始，黄老太太其实也不相信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老头子买了两个疗程。但服了确实管用，现在老头子虽然走路还不稳，但生活能自理了。她盼望着老头子早日康复。

在麻风村那天正逢艳阳天。彭徐英用没有十指的双手洗衣服，何织着筐。“轻活都她干，重活是我的。”何友心说，“当然我会帮着烧火的。”

麻风村人少了，村民互相关心、帮助，生活不能自理者都指定专人照顾。何友心照顾的就是最早进来的老大姐何富秀。每天傍晚，何友心要穿过屋旁的小道、流水小桥，来到水冲式发电机所在地，启动发电。一天四趟，对一个腿脚不灵活的麻风病人而言，不属易事。

“照顾病人和监管发电机都有一份额外的收入，因此何友心攒了不少的钱，是我们这儿最富有的。”周祥富笑着说，他也是最划得来的，有老婆、儿孙满堂。

晚饭时，彭徐英拿出两个杯子，倒满了酒，两人就着新鲜的鱼汤，对杯而饮。“平时都不喝，只有高兴时才会喝点。”何友心说，每次儿子来看我们，都会喝几杯。

现在每天他们都过得很淡然、安逸。“有个伴，能说说话解闷、商量些事情，过得挺好，我们不羡慕别人，只是常常想着儿子、孙子。”

关于未来的心愿

6岁多的小何被送到姑姑家后，开始上学。两个姑姑家境不太好，到高中毕业，小何便辍学打工了。后来小何结婚了，现在，他的女儿十几岁、儿子6岁多，小何和他的子女们都很健康，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小何在一家米厂打工，每个

月大概2000多块钱，而麻风村的米就是在小何的米厂购买的，有时候他会托买米的工作人员送些东西给父母，如面条、优质大米、油等等。

小何还每年进山看望两次父母，给些钱，并多次想接他们回家，但都被拒绝。“回去过得没有意思，增加儿子的负担，回家也孤独、受村民歧视。”何友心尽管很想回家，但心底考虑甚多。

至今，何友心还记得曾经两次回去时的情景：看到孙女，何一把抱了起来。孙女望着爷爷的脸，犹豫了很久才怯生生地说，不像，这哪儿是爷爷？

“不管谁先死，儿子就来接我们剩下的那个回家，养老送终。”何友心笑着说，我希望先走的那个是我，操劳一辈子了，让她能回家享享清福。

治疗史

- 一、1950年代至1980年代 单疗
使用单一药物氯苯酚治疗，必须终生服药，疗效慢，副作用大，易产生耐药。
- 二、1970年代至1985年 双疗
使用氯苯酚和利福平，采用化学隔离，99%能杀死细菌。
- 三、1986年至今 联合化疗
在双疗的基础上，加入氯苯吩嗪。可不驻村治疗。

蒙古民族的偏方日敦——乌日勒，是以蒙医蒙药的独特理论为基础，精选蒙古草原纯正蒙药材，结合现代制药工艺精制而成的中成药，针对中风、偏瘫、半身不遂、脑溢血、脑梗塞等病症引起的肢体瘫痪、言语不清、吞咽困难、口眼歪斜、视觉模糊、流口水、大小便失禁等症的患者，治一个好一个。中风偏瘫病人担心吃了没效果，不能治愈花冤枉钱，日敦——乌日勒特举办买5盒送1盒，试服1盒，无效全额退款的活动，让患者免费体验“蒙古偏方日敦——乌日勒”的神奇效果！（注：日敦——乌日勒翻译成汉语叫安友珍宝丸）。据悉，该药已在长沙阿波罗商业广场药品柜推广销售，读者可拨打0731-85118443咨询，免费送货或邮寄。 蒙药广告(文)第2011030012号